

方志所见江盈科佚作考论*

王欣璐

提要:公安派作家江盈科的著作存在佚失现象,这些佚作在地方志中有所保留。云南、贵州、四川、苏州等地区的方志里,收录了20首《雪涛阁集》未收诗、一篇佚文篇目及一段残句。府、州、县等更小单位方志的记载,对研究也起到重要作用,不能遗漏。但要审慎地选择版本、辨析其中信息。桃源县、苏州等地的方志中,还记载3种前人考察时未考得的佚著。一些佚诗勾勒出江盈科在四川任提学副使出川的行迹路线,由此,一些诗歌的写作时间、背景也得到更精准的定位。

关键词:江盈科 方志 辑佚 生平考证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绿萝,明湖广桃源(今湖南省桃源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主要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是公安派代表作家和创始人之一。据黄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2008)中考证,其著作有十余种,涉及诗文、小说、诗评等,存在全佚和散佚现象。黄仁生陆续从光绪《桃源县志》《常德文征》《楚风补》及乾隆《贵州通志》诸多文献中辑得江盈科诗文160首(篇),收入2008年版《江盈科集》中,这是目前对江盈科作品整理最全的版本。黄仁生也借助其家乡光绪《桃源县志》、嘉庆《常德府志》等地方文献的记载,对江盈科的生平进行考证。

笔者通过考察云南、贵州、四川、苏州等江盈科曾任官地区的方志,又有新得。作品做出补全后,对生平的研究也可作进一步补足。可见,考察地方志对于发现问题有重大意义。

一 江盈科《雪涛阁集》诗文散佚情况

江盈科的诗文收录在《雪涛阁集》中,《雪涛阁集》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写刻本,至少印行过3次,但从内容上看,第2次印本比第1次印本只增补了2篇文章,第3次印本除了增加江盈科孙子的名字外,内容与第2次印本一致。因此《雪涛阁集》实际上只有两种版本,即初刊本(第1次印本)和增补本(第2次印本和第3次印本)。^①除万历本外,《雪涛阁集》未见重刻。

《雪涛阁集》初刻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此后江盈科所作的诗文未再结集。是年冬,江盈科离京出使云南、贵州,即“恤刑滇黔”,至万历三十年秋还朝。还朝以后,迁河南司员外郎,于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在成都主持四川乡试,事毕返京,直至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升为四川提学副使。由于身体状况,江盈科回老家桃源县休养了一段时间才赴任,实际履行职责仅两月,主要在夔州府、重庆府一带视察学政,万历三十三年六月病逝。^②那么,《雪涛阁集》刊行以后,

*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方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8)的阶段性成果;北京语言大学“2021年度中外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万历《重庆府志》所收江盈科佚诗研究”(项目编号:21YCX133)阶段性成果。

① 以上对版本的考察,参见黄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 上述对生平的梳理,来自黄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

至少从出使滇黔起，江盈科的作品就未被《雪涛阁集》收录，并且江盈科最后5年的活动，多在云、贵、川一带。

江盈科在出任四川提学副使时，卒于永川（今重庆市永川区）任上，据钱希言《明四川提学僉事进之江公墓志铭》（简称《江盈科墓志铭》）：“孤禹疏扶柩东还，以十月二十二日葬于桃源之西郭，祔之祖茔，不违丘首，礼也。将葬，其友人荆南曾太史门人内江李吉士等书铭篆石，藏于隧中。”^①江盈科客死他乡后，由其子江禹疏扶柩还乡。永川距桃源千里之遥，遗物恐怕难以保全，这也造成了诗文遗失的遗憾。但在江盈科仕宦所经之地，地方文献或可存得一鳞半爪。

笔者整理地方志时，在万历《重庆府志》、嘉庆《直隶叙永厅志》、道光《贵阳府志》、天启《滇志》、道光《苏州府志》、光绪《新修镇海县志》等文献中共发现20首《雪涛阁集》未收诗、1篇佚文篇目及一段残句。

二 佚诗与佚文

（一）佚诗

笔者从云、川、贵地区的方志中发现《雪涛阁集》未收诗20首，其中7首已被黄仁生辑入《江盈科集》，但由于这些诗歌存在异文，故一并罗列进行分析。

1. 新见佚诗

《至重庆》：川路杳不极，终朝眠尽艎。橹声双耳满，山色两眸多。黝石奔江怒，黄楸亚树陀。荆州渐以近，应听楚人歌。^②

《涪州镇祭汉寿亭侯关公》：汉室英雄大丈夫，丹心耿耿世间无。提刀恨未屠曹贼，分鼎权时借蜀都。庙貌只今连瀚海，精灵仍旧恋鱼凫。江干苹藻殷勤荐，莫以迂疏薄腐儒。^③

《忠州舟次书怀》：寒汀冷露湿芦花，秋老东川路转赊。酒气入江腾水怪，榜声入岸散昏鸦。邻舟解缆天犹黑，野戍支更漏每差。犬马微忱还恋主，坐依南斗望京华。^④

按，本诗又见于《补续全蜀艺文志》。无异文。^⑤

《发永宁道》：岚重天疑晚，春深暖未回。山形殊齿齿，路势总嵬嵬。巖老拳应放，瓜萌甲半开。故园此时节，割蜜饯青梅。^⑥

按，本诗又见于《大明一统名胜志·贵州名胜志》、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合志》、民国《叙永县志》。《大明一统名胜志》题目作“永宁道中”，“巖”作“巖”，“饯”作“醞”^⑦。光

①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893页。

② 张文耀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67《艺文》，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本，第10页。

③ 张文耀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68《艺文》，第34页。

④ 张文耀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68《艺文》，第34页。

⑤ 参见杜应芳辑：《补续全蜀艺文志》卷10《纪行》，万历间刻本，第9页。

⑥ 周伟业修，褚彦昭等纂：嘉庆《直隶叙永厅志》卷43《艺文》，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第9页。

⑦ 参见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贵州名胜志》卷2，崇祯三年（1630）刻本，第4页。

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合志》^①、民国《叙永县志》中^②，“巖”作“巖”。《大明一统名胜志》的作者曹学佺与江盈科时代接近，载录相对更可靠，“巖老拳应放”应依《大明一统名胜志》作“巖”。且在《汉语大字典》里，“巖”有两义：guì，崛起貌；音 jué，夏代祭神时陈列牺牲的器具。^③“巖”的意义均于诗歌不合。

《黔中杂咏·其一》：西来无事不堪悲，乱后民间半化离。道路中穿惟一线，山峦四塞尽诸彝。蓟门谈笑牵情远，盘瓠方言入耳疑。憔悴何须论放逐，使臣亦自叹孤羈。^④

按，《黔中杂咏》组诗“其一”至“其八”的排序是笔者依道光《贵阳府志》中顺序添加，原文无。黄仁生依乾隆《贵州通志》的节选，将其二、其四、其六、其八辑入《江盈科集》，见后文“《江盈科集》已辑佚诗”。

《黔中杂咏·其三》：地理相传属夜郎，千峰万壑凑为乡。杂居獠种兼猺种，赶集牛场与兔场。洞女肤妍工刺锦，蛮姬发短不成妆。鱼盐便是珍奇味，那得侯鯖比尚方。^⑤

按，此诗又见于民国《息烽县志》。^⑥

《黔中杂咏·其五》：茨屋茅墙到处家，春来各各赛烧畲。荒墟社鼓声全咽，野哨危旌影半斜。客货青铅兼白锡，珍奇绿石与丹砂。君王莫据图经看，搜采重劳内使车。^⑦

《黔中杂咏·其七》：西望罗施道路长，帝城遥隔五云乡。征夫杳杳随边月，疲马萧萧卧夕阳。白昼有人干戍垒，青楼无处觅壶觞。君王莫惜金鸡赦，迁客年年半夜郎。^⑧

《黔阳署中杂咏·其二》：骋望闲登上石上亭，草头花瓣洒如萍。春云乍起山巅黑，瘴雨初来水气腥。病后喜餐铛底饭，睡时愁听月中铃。频年憔悴需汤饵，归骑何妨载茯苓。^⑨

按，《黔阳署中杂咏》组诗“其一”至“其六”的排序是笔者依道光《贵阳府志》中顺序添加，原文无。黄仁生依乾隆《贵州通志》的节选，将其一、其四辑入《江盈科集》，见后文“《江盈科集》已辑佚诗”。

《黔阳署中杂咏·其三》：客程芳草绿无涯，敲断闺中白玉钗。乌带斜阳归去疾，山舍

① 参见邓元德等修，万慎等纂：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49《艺文》，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本，第5页。

② 参见赖佐唐等修，宋曙等纂：民国《叙永县志》卷8《文征篇》，民国24年（1935）铅印本，第3页。

③ 参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崇文书局，2010年，第797页。

④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第10页。

⑤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第10页。

⑥ 参见王佐等修，顾枫纂：民国《息烽县志》卷38《诗》，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第4页。

⑦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⑧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⑨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夕爽望来佳。乡心每觉因愁动，懒性偏宜与静偕。携得家童能说鬼，为渠时复一开怀。^①

按，“乌带斜阳归去疾，山含夕爽望来佳”化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乌”字与“鸟”形近，在刻本中有混淆不清的可能，且“鸟”字于平仄更合，疑为“鸟”。

《黔阳署中杂咏·其五》：深院游丝百尺长，东廊飞起卧西廊。隔篱鸟踏花枝软，绕径衣拖竹粉香。酒帜颺风飘列市，棋声乘午出邻墙。年年吏事关心少，笈解南华颇自忙。^②

《黔阳署中杂咏·其六》：绿肥红瘦景偏明，两月羁栖贵筑城。苗部米如吴下好，村家酒似扬州清。传闻主器将归震，报到皮林已罢兵。自是圣朝多福泽，欲持歌颂答升平。^③

按，江盈科曾任长洲县令，“苗部”和“吴下”的对比，符合他的生平；“报到皮林已罢兵”中的“皮林”即今贵州省黎平县南皮林，指万历二十八年（1600）湖广总兵陈璘讨诸苗于此。

《武定狮山》：闲来纵目万山头，怀古悲歌不自繇。燕市兵威从北振，金陵王气付东流。龙颜去国八千里，鹤发还朝四十秋。往事不须论得失，楚弓原是楚人收。^④

按，此诗又见于康熙《云南通志》^⑤、康熙《武定府志》^⑥。二书作者作“刘懋武”。“繇”，康熙《云南通志》、康熙《武定府志》作“由”。“鹤发”，康熙《武定府志》作“鹤泪”。“不须”，康熙《云南通志》、康熙《武定府志》作“未须”。“原是”，康熙《云南通志》作“还见”，康熙《武定府志》作“还是”。该诗的作者在诸文献中记载有异，天启《滇志》离江盈科的时代最近。查天启《滇志》，刘懋武载在卷13“官师志·流寓目录”下：“扶沟人，官生，俱万历年任。”^⑦另天启《滇志》卷3“桥梁”载：“惠民桥，在府北（按：武定府）一里，有涧最深，导引灌溉。万历二十七年知府刘懋武修。”^⑧刘懋武在云南任职的时间与江盈科相近，归属于他也非无稽之谈；在诗歌文字上，康熙《云南通志》、康熙《武定府志》收录艺文所据的版本系统显然与天启《滇志》不同。此诗姑且存之，真伪性还可讨论。

2. 《江盈科集》已辑佚诗

《彭祖铭年丈置酒澄清楼夜集赋》：江上层城城上楼，崑然形胜冠渝州。口吞东面千峰色，轩纳西来万里流。把酒恰逢天气好，凭栏更爱月轮秋。夜深灯火醉归处，不觉鸡人报

①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2页。

②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2页。

③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2页。

④ 刘文徵纂：天启《滇志》卷28《艺文》，天启五年（1625）纂，清抄本，第35页。

⑤ 参见范承勋、王继文修，吴自肃、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第32页。

⑥ 参见王清贤修，陈淳纂：康熙《武定府志》卷4《艺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第11页。

⑦ 刘文徵纂：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第94页。

⑧ 刘文徵纂：天启《滇志》卷3《桥梁》，第61页。

晓筹。^①

按，本诗又见于光绪《桃源县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文字有异：“渝”作“巴”，“口吞东面”作“座吞东岸”，“来”作“源”，“把酒恰逢”作“把袂欣逢”，“凭栏”作“衔觞”，“处”作“去”^②。

《黔中杂咏·其二》：群峰莽互插天遥，旅魄都从一望销。蛮语兼传红犵狁，土风渐入紫姜苗。耕山到处皆凭火，出户无人不佩刀。一自播兵蹂躏后，几家茅屋亦萧条。^③

按，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④“亦萧条”，乾隆《贵州通志》、道光《大定府志》^⑤、民国《息烽县志》^⑥作“入萧条”。道光《大定府志》著录《黔中杂咏》时，在题目下有小字：“录四首。”^⑦乾隆《贵州通志》与道光《大定府志》收录的都是其二、其四、其六、其八，民国《息烽县志》收录其二、其三、其六、其八。

《黔中杂咏·其四》：何处关山是尽期，马蹄终日历嶷崎。村墟寂寂寒烟火，野镇萧萧闪戍旗。天断不闻阳雁过，云深只有岭猿知。我期汉吏宽文网，莫把繁文缚属彝。^⑧

按，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寒烟火”，道光《大定府志》作“寒炊火”。“彝”，乾隆《贵州通志》、道光《大定府志》作“夷”。

《黔中杂咏·其六》：地险人稀物态凉，萧疏羸马与牂羊。彩绳贯贝苗姬饰，蛮锦裁衣卫士装。绝壁烧痕随雨绿，来年禾穗入春香。民间蓄积看如此，那得公家咏积仓。^⑨

按，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此诗亦见于道光《大定府志》、民国《息烽县志》。

《黔中杂咏·其八》：一山如戟一如环，列嶂层层杳莫攀。风雨岂无魑魅啸，月明应有

① 张文耀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68《艺文》，第34页。

②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7页。

③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0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2页。下文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并已被辑入《江盈科集》中的诗，页码相同则不再出注。

⑤ 参见（清）黄宅中修，邹汉勋纂：道光《大定府志》卷57《文征七》，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第10页。由于是组诗，道光《贵州府志》中又见于道光《大定府志》的诗，不再出注。

⑥ 参见王佐等修，顾枫纂：民国《息烽县志》卷38《诗》，第4页。由于是组诗，道光《贵州府志》中又见于民国《息烽县志》的诗，不再出注。

⑦ 黄宅中修，邹汉勋纂：《大定府志》卷57《文征七》，第10页。

⑧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0页。

⑨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鹤笙还。花苗所在营三窟，草檄谁人谕百蛮。见说赤丸时报警，天涯壮士尽凋颜。^①

按，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此诗亦见于道光《大定府志》、民国《息烽县志》。

《黔阳署中杂咏·其一》：天涯高阁几回凭，林卧终然愧季鹰。水碓似人春觉缓，石床如雪冷难胜。鼠窥篱下初抽笋，猿卧岩前欲断藤。环视四山饶爽气，倩谁拄杖与同登。^②

按，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文字有异：“猿卧”作“猿挂”，“藤”作“藤”。

《黔阳署中杂咏·其四》：徙倚空亭石磴斜，晚风容易扫残霞。蚁封土润沾新雨，燕嘴泥香带落花。病后检方亲制饵，睡余淪鼎自烹茶。年光怕说如流水，几度春归未到家。^③

按，“茶”应为“茶”。《江盈科集》即作“茶”。此诗又见于乾隆《贵州通志》，被黄仁生从中辑佚，编入《江盈科集》。文字有异：“制饵”作“晒药”^④。

（二）佚文

笔者发现一篇佚文篇目及一段残句。

1. 《文星阁记》

民国《吴县志·金石考》称：“文星阁记（江盈科撰，万历二十五年，府志学校门，在长元学）。”^⑤关于江盈科作《文星阁记》的记载，也见于道光《苏州府志·学校》：“文星阁在县学东南，旧为东禅寺中阁基。初，明万历二十五年，知县江盈科建阁峙县学左，与右双浮图相向。盈科题额曰“姑苏大观”（自为记）。”^⑥可见文星阁与江盈科做知县时在当地留下的政绩相关。乾隆《江南通志》亦载“二十五年，知县江盈科建文星阁”^⑦。

地方长官做出政绩后自己作文记录，是很常见的现象。同治《苏州府志·金石》中，就记载了一些江盈科留下的碑记篇目，如《重建古正觉庵碑》（江盈科撰并书，万历丙申，在枫桥北，增），《玉壶冰纪事》（江盈科撰，“玉壶冰”三字额在长洲县治后堂，柳洞阳宰长洲时手题，增），《长洲役田记》（江盈科撰，在县署仪门之左，增），《顾氏祠堂记》（江盈科撰，在黄埭下堡），《五贤祠记》（江盈科撰，王稚登书，钱允治篆额，万历戊戌秋八月，在虎邱，增），《宋相国公文丞相庙碑记》（江盈科撰，增）。^⑧这些文章都收入了《雪涛阁集》。

①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②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1页。

③ 周作楫修，萧瑄、邹汉勋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14《文征》，第12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3页。

⑤ 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吴县志》卷61《金石考》，民国22年（1933）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第16页。括号部分在底本是小字，以下不再注明。

⑥ 宋如林、罗琦修，石韞玉纂：道光《苏州府志》卷25《学校》，道光四年（1824）刻本，第35页。

⑦ 尹继善、赵国麟修，黄之隽、章士凤纂：乾隆《江南通志》卷87《学校》，乾隆元年（1736）刻本，第31页。

⑧ 参见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141《金石》，光绪九年（1883）重刻同治本，第30、42页。

苏州的文星阁是当地文士讲学谈文的胜地，仅仅在万历年间，就有徐显卿、陈仁锡两位苏州人为之作记，这两篇文章被方志收录全文，方志没能收纳下所有人描写文星阁的文章，但存目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

2. 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调粪桶，咸成水，洒田中，一点为一蚶，期至收之，如收谷。

光绪《新修镇海县志》卷38“物产”中有一段转引江盈科的文字：“案《物理小识》：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调粪桶，咸成水，洒田中，一点为一蚶，期至收之，如收谷。”^①《物理小识》是明末方以智（1611—1671）编撰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初成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明末来集之（1604—1682）的《倘湖樵书》也记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调粪桶，鹹成水，洒田中，一点为一蚶，期至收之，如收谷。”^②然而蚶田是海边养殖蚶的场所，四明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带，从江盈科的仕宦履历和诗文看，未见有关宁波一带沿海地区的记载，这些记述，不似江盈科亲身经历，也或许是江氏道听途说而对人言，姑存之。

三 由佚诗再探江盈科履历

万历《重庆府志》中收录的《至重庆》一诗，透露出作者由重庆向荆州进发——“川路杳不极，终朝眠尽舫……荆州渐以近，应听楚人歌。”诗人“至重庆”后，想象抵达荆州。从路线看，这首诗是江盈科从四川地区沿水路向东行，途中所作。

《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认为江盈科“恤刑滇黔”后两次上京。第一次是公差完成后从云南经贵州至湖广，顺道回桃源老家，休养后才北上还京。我们同意这个结论。参看《临湘驿夜雨》^③《澠水驿舟中》^④《辰阳舟中》^⑤《榆城食鱼》^⑥等诗，这条路走沅江水系，不经过重庆。

关于第二次上京，《重考》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考证出江盈科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七月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之职往四川主乡试事，路线是“经洛阳西行，由西安府、汉中府进入四川，八月在成都主持四川乡试，事毕返京”。《重考》未言这次返京的路线。诗人“至重庆”，只可能出现在这次行程，必然不会走汉中、西安原路返回。我们可以勾勒这次行程的路线。

《重考》查证《明实录》，考定江盈科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被授予四川提学副使，并认为江盈科在赴任之前曾回过桃源老家，钱希言《江进之墓志铭》中“以昔所尝经行地也”一句，非常重要——江盈科从桃源县向四川赴任时，“浮巴江，泛空舲，溯瞿唐，经滟滪，出入群山万壑猿声鸟道之中”^⑦，既然说溯巴江而上是曾走过的路，那么江盈科必然曾沿巴江东下。

光绪《桃源县志》收录了许多《雪涛阁集》未收诗，包括他在老家桃源时写下的，如《桃川上宫》^⑧《乍归桃源暴雨水至》^⑨，也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写下的诗，如《长安春日即事》^⑩

① 于万川修，俞樾纂：光绪《新修镇海县志》卷38《物产》，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67页。

② 来集之撰：《倘湖樵书》卷2，康熙倘湖小筑刻本，第43页。

③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9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1页。

⑤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5页。

⑥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1页。

⑦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896页。

⑧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2页。

⑨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0页。

⑩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7页。

《巫山怀古》^①《大理署中即事》^②，还有怀念在他乡所见景物的诗，如《忆峨眉山》^③等。这些佚诗可能是江盈科回乡时带了手稿，因而保留在当地县志里。光绪《桃源县志》中的诗都已被黄仁生辑入《江盈科集》，列为《雪涛诗文辑佚》。

考察《江盈科集·雪涛诗文辑佚》中诸诗，我们勾勒出路线：江盈科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主持四川乡试事毕后，由水路出川，沿巴江而下，在荆州一带北上，经湖北武当山、河南南阳、叶县、许昌等地返京，继续任河南司员外郎，直到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被授予四川提学副使后，南下先到桃源老家，因病休养后于万历三十三年四月赴任。

关于走水路出川的路线，我们可以参看《江盈科集·雪涛诗文辑佚》中的《舟发锦官驿》^④。锦官驿在今成都锦江区合江亭一带，岷江水系流经成都，分为府河、南河，在合江亭交汇。若从锦官驿沿府河而行，南下进入岷江，便可在宜宾折而向东入长江，沿江而下，经泸州、重庆、忠县、奉节、巫山、荆州等地。这些地点在《江盈科集·雪涛诗文辑佚》以及新见佚诗中都可找到印证。江盈科《蜀藩赐宴恭谢·其二》便提到：“明旦片帆东去后，应馀清梦绕丹墀。”^⑤《橹声》曰：“锦官青雀下三湘，爽籁天然傍画樯。”^⑥《忆峨眉山》^⑦《蜀中九月十五日舟中》^⑧《发永宁道》（新辑）、《彭祖铭年丈置酒澄清楼夜集赋诗》^⑨《涪州镇祭汉寿亭侯关公》（新辑）、《酆都舟中》^⑩《忠州舟次书怀》（新辑）、《万县舟次》^⑪《巫山怀古》^⑫《巫山》（瞿塘东下水回环）^⑬、《明妃》^⑭《泊夷陵》^⑮等诗，涉及的地点依次对应于四川峨眉山、四川宜宾市、四川叙永县、重庆市巴南区、重庆市涪陵区、重庆市丰都县、重庆市忠县、重庆市万州区、重庆市巫山县、湖北秭归县、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沿长江出蜀的必经之地都在诗人作品中呈现。

此处，也应纠正《江盈科集》中对《酆都夜泊》和《酆都舟中》二诗注解认为这是江盈科临死前宦游之地，实际上细味《酆都舟中》：

楚臣牢落蜀江舟，寒雨迎人上峡愁。云里混茫天一色，不知何处是夔州。

三峡乃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还远在东边，雨中行船，令人心焦，这是江盈科出川时所作，而非入川之作。东行是向下游行进，三峡水流湍急，再加雨水甚是危险，此中忧心情绪，

①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7页。

②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8页。

③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8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7页。

⑤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6页。

⑥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8页。

⑦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8页。

⑧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7页。

⑨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7页。

⑩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4页。

⑪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6页。

⑫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7页。

⑬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6页。

⑭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0页。

⑮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4页。

排比《蜀江舟中》“急流惟有川江水，秋来水涸犹如此”^①与《泊夷陵》“瞿塘东下水如崩，日日孤舟百念兢。过却黄牛心胆放，来朝伐鼓下夷陵”可知。

以上提及的诗歌，自《舟发锦官驿》而下，再加在成都作的《上大司马王霁翁公祖》^②《蜀闹简同事诸君》^③《侍御方麓李公邀集青羊宫移酌沧浪亭百花阁三鼓乃罢即席赋》^④，都可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秋。

江盈科北上经湖北武当山、河南叶县、许昌、邯郸等地，可参《登太和山纪游》六首^⑤、《叶县望野》^⑥《李膺墓》^⑦《过邯郸吕仙洞》^⑧《过黄梁祠》^⑨等诗。江盈科主试四川时，经洛阳西行入川，在南阳、叶县、许昌等洛阳以南地带的诗，必然是往返湖北与河南时所作。但是，江盈科“恤刑滇黔”后，从桃源北上返京，也会经过这些地带，因此这几首诗从地点论，可能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秋还朝的途中，也可能作于万历三十一年秋还朝途中或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后自京赴桃源县的路上。再观内容，《登太和山纪游·其三》的“初冬日短游难遍”体现出时序，万历三十年江盈科从云南归家时仅四月，因病在家度过中秋开始上京，不会再迁延过久；前文认为应系于万历三十一年《蜀中九月十五日舟中》称“客里蹉跎问路程，江垆才历涪州城”，涪州即今四川宜宾市，那么抵达太和山（即湖北武当山）时，应是十月初，于阴历可称初冬，而南方植被不凋，仍是秋景，故又有《其一》“风飘霜叶飞红雨”，《其六》“天门下瞰群峰色，地轴平涵万里秋”句。《登太和山纪游》可系于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其余几首透露的信息不多，无法再准确系年。

从钱希言《江进之墓志铭》看，江盈科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接到四川提学副使的任命时，已经重病——“先是公在计曹时，得按蜀报，革带已移，孔病且不支”^⑩，然而江盈科仍然扶病启程。南行至湖北地带时，因水系发达，且水行比陆行更稳，适于养病，江盈科舟行返乡。（可参钱希言《江进之墓志铭》：及抵家，势浸危剧，太公亦固不欲公行，公曰：“吾以春休沐子舍，及夏而戒车，可乎？”）《潜江舟行见山》^⑪《二妃庙》^⑫应是在这时写下的。

《潜江舟行见山》：潜沔南来地欲浮，孤舟泛泛狎轻鸥。眼中五日无山色，偶见青山似旧游。

潜沔指潜江、沔阳一带，即今湖北潜江市、仙桃市。这里地处江汉平原，平均海拔只有27米左右，作者南下，从山地入平原，数日所见唯有江水，忽见“青山似旧游”，故而有此感慨。

①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6页。

②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27页。

③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6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7页。

⑤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2页。

⑥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4页。

⑦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7页。

⑧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2页。

⑨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6页。

⑩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896页。

⑪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40页。

⑫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538页。

《二妃庙》：英皇祠庙楚江隅，寂寞寒烟带断芜。湘竹水深千点泪，苍梧云锁数峰孤。秋来岁岁悲鸿雁，春去年年恨鹧鸪。身世从来如转烛，南巡莫怨群华殂。

江盈科经湖南岳阳市洞庭湖畔的湘妃祠，叹息娥皇、女英去寻觅南巡而死的舜帝，为之泪染湘竹之事。在江盈科的诗中，少见情绪如此悲戚愁苦的。即使是去条件极为艰苦的滇黔，江盈科的诗歌也会结于积极昂扬的情绪，即使思乡都是哀而不伤的表达，而此诗极尽渲染景物与内心的悲恨，年年岁岁都苦恨不能归去，望能传书的鸿雁而生哀。诗人直言身世转徙之不由自主，甚至联想到“南巡莫怨群华殂”，这是很不祥的预感，应与诗人的身体状况和现实处境有关。诗人料知可能客死他乡，但不能违抗旨意，故而凄苦之情无法抑制。

四 从方志所载增补江盈科著述3种

黄仁生对江盈科的著述情况进行研究，作有《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文。黄仁生查到江盈科著述共12种，其中传世的有6种：《雪涛阁集》14卷、《雪涛小说》2卷、《皇明十六种小传》4卷、《雪涛谐史》10种、《雪涛谈丛》1卷、《雪涛阁四小书》，其中有些著作之间内容存在重复，且有缺失，黄仁生已将这些作品整理，编为《江盈科集》；已佚的有6种：《尺牋杂著》2卷、《易说》《庚订十七史详节》《续四史详节》《循良一助》《便蒙训言》。

黄仁生考察佚著时，利用光绪《湖南通志》、嘉庆《常德府志》、道光《桃源县志》等地方志的记载。笔者又查得3种。

1. 《桃花洞天草》

同治《桃源县志》卷14《艺文考》载：“《桃花洞天草》，江盈科辑（《盈科全集》，今存）。”^①

这里提及有关江盈科的著述有2种：《桃花洞天草》《盈科全集》。

关于《桃花洞天草》，嘉庆《常德府志》卷19《艺文考》亦载：“《桃花洞天草》，卷未详。江盈科序，盈科同邑人结社桃源洞作。”^②查《江盈科集》，有《桃花洞天草引》，内容确实如嘉庆《常德府志》所言，是江盈科与友人于春日游桃源县的桃花洞天，相聚吟诗，由江盈科作序，“以著一时相聚之雅云尔”^③。于桃花洞天结社，类似于王羲之兰亭集会的活动，应是以手稿结集，但后来佚失。可惜《桃花洞天草引》以“某君”来称友人们，无法得知参与集会的是何人，也无法得知江盈科在结社时所作诗歌是否收入《雪涛阁集》。

《盈科全集》在今天已未见。笔者以“盈科全集”与“江盈科集”为关键词，在爱如生方志库、基本古籍库、历代别集库、谱牒库检索，发现雍正《江西通志》、光绪《吉安府志》、乾隆《安福县志》、同治《安福县志》在载李时勉的事迹时，注明出处“《江盈科集》”。李时勉事来自《皇明十六种小传·慈类》^④，这几种方志虽数量多，但内容一致，迭代因袭，无法说明《江盈科集》这部书的情况。黄仁生在《江盈科集·前言》称：“江盈科生前和逝世不久后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的诗歌，而对其散文的评价，则基本上一致肯定。因此，在明末清初，进之散文

① 罗行楷修，沙明焯、郭也钦纂：同治《桃源县志》卷19《艺文考》，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5页。

② 应先烈修，陈楷礼纂：嘉庆《常德府志》卷19《艺文考》，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第28页。

③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307—308页。

④ 参见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802页。

和杂著尚受重视。”^①从传世著述看，一些内容重复的著作，就是由于有些人抽取江盈科著作中某些文章而改题刻印。我们怀疑，《江盈科集》是一部后人整理刊刻的本子，但影响并不大，也未流传下来，它并不算一种新的著作，也不是江盈科自己结集。因此，我们不把方志里提到的这部《江盈科集》当作新的江盈科著述。

2. 《钱粮征放册》

同治《苏州府志》卷139《艺文·田赋》载：“江盈科《钱粮征放册》（盈科，长洲知县）。”^②

民国《吴县志》卷58下《艺文考》亦载：“江盈科《钱粮征放册》（盈科，长洲知县）。”^③这部著作应是江盈科任长洲令时所纂。

3. 《长洲志》

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1《沿革》载：“县东北三里许有聚落尚名娄县，江盈科《长洲志》：娄门，以直娄县而得名。”^④

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著录，明隆庆年间张德夫修、皇甫汭纂的《长洲县志》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个刻本。^⑤万历二十六年（1598）江盈科正好在长洲任县令。查阅此书，有苏州人申时行《重刻长洲县志序》云：“县故未有志，隆庆中浮梁张侯始创……迄今三十年所矣。武陵江侯（按：即江盈科）来领兹邑，既逾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口考览旧志，则慨然叹曰：嘻！志犹史也！史之法纪事纪言，废一不可，而吴故嫻于文学，词人墨士相望，乃独拙艺文不传，则岂非邑乘之阙，而长民者有遗虑欤？乃延口口士张孝廉伯起等，重加纂辑，益以艺文志……万历戊戌（按：即公元1598年）秋九月之吉。”^⑥序言的内容重点讲述江盈科对艺文的重视以及这次重修对艺文的增补。这个序言直接说明江盈科主持重刻了《长洲县志》。

综上所述，笔者从方志中增补江盈科著述三则：《桃花洞天草》《钱粮征放册》《长洲志》。

结 语

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最后五年的诗文失传，是非常可惜的，前人在辑工作上，已利用其家乡的地方文献进行辑采，这样的方法值得借鉴。我们这次辑佚，主要关注云南、贵州、四川、苏州等江盈科曾任官的地方。可见，方志可能会是研究一位作家的重要信息来源，而我们在关注籍贯所在的地方志的同时，也要注意作家行迹涉及的其他地区的方志。佚诗的补全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作家更完整的作品，能更全面地研究风格，也对知人论世大有裨益。黄仁生对江盈科的生平考证多有资于方志材料以及诗文证明，我们也从在万历《重庆府志》中发现的佚诗察觉到江盈科行迹的问题，结合其他证据及对诸诗的探查，对履历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勾勒，这样的互证研究，也为一些诗歌寻找到准确的创作时间和背景。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江盈科纂，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第2页。

② 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139《艺文》，第53页。

③ 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吴县志》卷58《艺文考》，第37页。

④ 萧鱼会、赵稷思纂修：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1《沿革》，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第4页。

⑤ 参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319页。

⑥ 张德夫修、皇甫汭纂：隆庆《长洲县志·序》，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第1页。